

“童话列车”丛书

周锐 著

眼泪失踪

YAN LEI SHI ZONG



快乐的童话列车
奇妙的幻想世界



眼泪失踪

周 锐 著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闽新登字 06 号

眼 泪 失 踪

——童话列车(第二辑)

周 锐 著

*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莆田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70 毫米 1/32 4.25 印张 2 插页 69 千字

1991 年 5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0 月第 5 次印刷

印数:53541—63620

ISBN 7—5395—0533—8
I·69 定价:4.40 元

内容提要

谁都有眼泪，谁都会哭，这里一开始要给你讲个想哭却发觉眼泪不见了的故事。接下来有几段著名的阿喻大夫的奇遇：给需要改变形象的人换脸皮；为星际访问设计防护性的礼服；一支次品体温表引起满城风波；一次性牙膏使人们一辈子只需刷一次牙，却遭阻碍重重……

《千年梦》是个小中篇。一个宋朝的少年因为喝了一种特殊配方的酒沉醉千年，而在当代醒来。由此，他和他的伙伴经历了一连串戏剧性的遭遇……

这些童话构思奇特，语言幽默，使人回味无穷。

目 录

眼泪失踪	(1)
从人到猿	(11)
《阿喻大夫》系列童话新编	
换脸皮	(16)
星际礼服	(28)
体温表风波	(40)
一听你就跳	(51)
牙膏大战	(61)
标准躯壳	(73)
千年梦	(85)

眼 泪 失 踪

已经记不清上次是什么时候、为什么缘故哭的，反正很久没哭过了，因为一直没有机会，这种事也是“可遇而不可求”的。今天总算“遇”上了。

我在大街上走，突然发现被人盯了梢。而且那人并不是悄悄地跟着我，他的肩膀几乎挨着我的肩膀。从没有谁像他那样充满兴趣，毫无倦意地瞧我。开始时我还有些心虚，因为我刚朝地上扔过一个纸团和一块橘子皮，我以为他是管罚款的。但他一直没把罚款收据本掏出来，我就不得不问他了：

“看够了吧。”

那人点点头，说：“你的脸符合要求，正好让我们派用场。”

“可这脸……”我摸摸它，“我自己有自己的用处。”

那人便亮出证件给我看。

“哦？电影导演！我知道您要干什么了。”我高兴起来。

导演说：“你这脸要是哭起来，会产生较强的喜剧效果。我准备请你拍片，你将扮演一个白痴。”

这可不是个很理想的角色。但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，我要是拒绝这个邀请，别人就会说我是真正的白痴。于是我理所当然地应聘出演。

别人给我化好了妆，让我走进祝贺新婚的宾客中。

“你得大哭。”导演指着我说。

“可是，现在就哭吗？”我正坐在筵席上假戏真吃，情绪很不错呢。

导演便来启发道：“你得想着一件最能使你伤心的事。——你最爱吃什么？”

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红烧肉！”

“好，你就想：猪已经绝种了，我再也吃不到红烧肉了。”

照这么一想，果然觉得心中酸楚，忍不住“哇哇哇”地哭了起来。

“不错，”导演挺赞赏，“感情奔放，神态逼真。只是有个小缺点：光干嚎，没眼泪。当然这倒好办，可以在你的眼眶里滴上一些眼药水，你重新来一次吧。”

眼药水果然使我的表演臻于完美。我初涉影坛

便获得成功。

但成功之后、自豪之余却也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萦绕在心头：我怎么会哭不出眼泪？是技术问题还是生理问题？这种故障是暂时的还是……永远的？

我得再试一试。试试我到底还有没有眼泪。

有家剧院贴出海报，在剧名底下写着：“这是真正的悲剧。在观剧前请多喝汤汁、饮料，以避免观剧时流泪过多而造成体内脱水。本剧院小卖部出售手帕，备货充足，每位观众根据需要可购一打左右，保证供应。”

我便走进这家剧院，先到小卖部买了我可能需要的整整一打手帕，然后便呆呆地入了座，等待真正的悲剧开幕。……剧终时我哭了，是失望的哭，为了不能如愿地哭出眼泪而哭，为了没法使用那一打手帕而哭。

我到底还有没有眼泪？我又想到用烟可以熏出泪来。我哥哥在消防队当司机，一次当他拉着警报经过门口时，我说声：“带上我吧！”他二话没说，让我上车，风驰电掣地把我送到火灾现场。是烟草仓库着火了，本该十年中慢慢冒完的烟，现在一股脑儿地冒了出来。在这超级浓烟中，人人泪如泉涌。

而我只是咳嗽了几声，呛出一点鼻涕，眼泪呢？一滴没有。

我可以有理由怀疑那悲剧的感染力，但现在，浓烟烈火烧掉了我最后一丝侥幸。

没有眼泪，说明我不是正常人了。为了恢复正常，只有去找医生。

“怎么啦？”那眼科医生见我来到，稍稍提起精神。

我说：“我没有眼泪了。”

那医生表示惊讶：“这算什么病？”

我说：“您是医生，这问题该由您来回答。”

他又问：“有没有引起什么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感到不方便了？”

我想了想，“除了拍片时要多滴一些眼药水……但不会经常拍片的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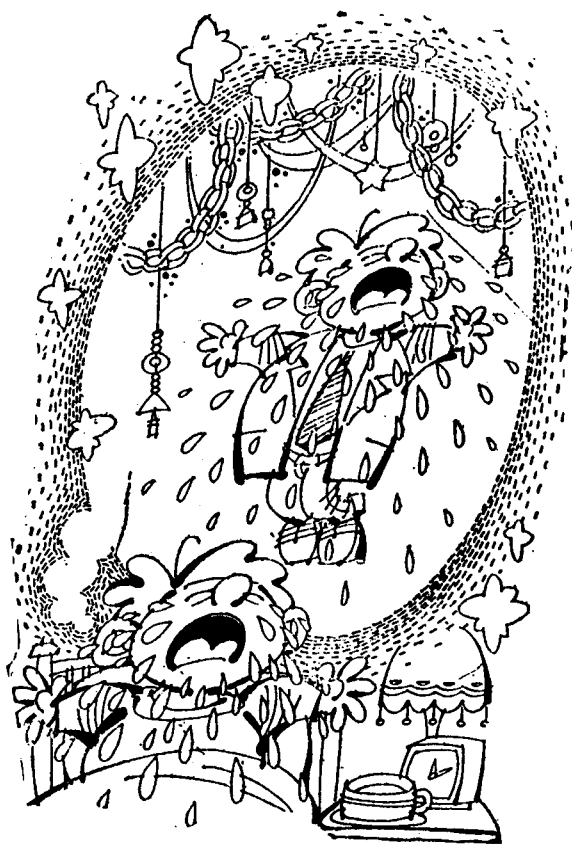
那医生便一声不响动手开方子。我探头一瞧，他开的是“冬眠灵五公斤”。

我提醒他，“我没患神经衰弱，要这么多安眠药干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多睡觉就可以少操心，少胡思乱想，我这儿也就少些麻烦了。”

可是，无论怎么说，莫名其妙的比别人少一样东西，总使我心中不安。

我最近很少到舅舅家去，因为怕遇见我的爱哭的表妹。一看到她那晶亮饱满的泪珠夺眶而出，清



溪般地淌过颧部，流向腮边……我就起了一种无法抑制的“失落感”。

甚至把家里的几盒还算稀罕的好花也送给了别人——看见花叶上莹然欲滴的露水，也会使我顿生联想，睹景伤情。

那医生实在太不负责任。我想这是因为我和他没有什么交情。交情这东西很重要。我喜欢乱扔废纸、果皮，所以免不了要经常罚款；罚得多了，也就和一个管罚款的老头有了交情。有时他“收入”少了，就会来招呼我：“我打算对你实行优惠。你不是爱扔垃圾吗？要是在我下班前你能扔满十次，那么我只按九次收费，便宜吧？”作为回报，我在自己乱扔垃圾的同时，也注意着其他爱好者，提醒他们别忘了交罚款。——现在我要找一个有交情的医生。想来想去，总算让我想起了一个。有一次我无聊得跑到河边去扔石头，发现已有个人在那儿扔着了，那人就是位医生，我们以后就成了扔石头朋友。

我赶到河边，很好，朋友已经来了。

我问他：“你是眼科医生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是精神病医生。不过面包师一般也会做馅饼，我也许能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我便把自己的症状对他说了：“不知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他想了想：“也许在你体内少了些什么（比如说某种维生素）。也许多了什么。也许这是一种突发的返祖现象，人类的过去肯定是没有眼泪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们的老祖宗是海里游着的鱼。”

“很对，鱼没有泪腺。”

“不过，我还是希望有眼泪，尽管可以一辈子不用它。”我面孔的苦恼，“如果我不能比旁人更富有，至少也别比旁人更贫乏。您知道有什么特效药吗，如同能使秃子长出头发的那种药？”

精神病医生严肃地瞧着我，说：“你也许需要精神上的治疗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！”我害怕起来，“谢谢，您的那一套，电疗什么的，我可不敢尝试。不过，还要恳求您，千万别让别人知道我的缺陷，我已经够痛苦的啦。”

在痛苦中无可奈何地捱过一日又一日。

忽得一梦：

大家在开庆祝会。

主持人好像就是电视里那个气象预报播音员。他说：“坏事变好事。连续干旱造成水源枯竭，以至于我们大家连眼泪都挤不出一滴了。作为懦弱的象征，我们告别眼泪毫不足惜。眼泪的退化是人类进步的标志，从此我们将以无比坚强的崭新姿态……”

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见表妹就站在身旁，我故意惹她，“你的小姐脾气可以改一改啦！”

表妹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想看到我流眼泪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。”

表妹便递给我厚厚的一大本影集。里面尽是各式各样的哭相：正面的，侧面的；仰着哭的，趴着哭的；用手帕的，用袖子的；眼圈刚红的，泪流满面的……

表妹说：“电视里预报说再不会有眼泪、再不需要哭了……”

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的预报？

“……我就赶在截止日之前，抓紧时间突击抢哭，并拍下这些照片，留作纪念。表哥，你没有这样做，以后会后悔的。”

这时又只听大会主持人高声道：“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日子里，我们要给第一个成为无泪人的先生或女士颁发荣誉证书。——请这第一位无泪人站出来和大家见面！”

主持人带头鼓掌。

我的心怦怦乱跳，激动万分。没想到我还有这一天！

刚刚为大家准备好一脸谦虚得体的笑，正要朝前走，忽然看见前排有几个人影“嗖”、“嗖”地抢上台去。我心里一惊，赶紧收起笑容，举手喊道：

“第一个无泪人在这儿哪!”

于是争执起来。

我说：“我在拍电影演白痴时就没有眼泪了，那导演可以证明，我用的全是眼药水!”

可我的对手们撇撇嘴说：“这说明不了什么，现在拍电影都是用眼药水，因为演员们舍不得用真眼泪。”

他们把我一下驳倒，然后七嘴八舌地为自己列举证人，说自己哭不出眼泪的事早已通告亲友，传为奇谈。他们的七大姑、八大姨便站出来乱哄哄地作证。

我正在发呆，忽然我的表妹走上台去，大声说：“我替我的表哥证明！……”

我心中一喜。

“我证明：他从没对我说过没有眼泪的事，他虽然总是看不起我，但他自己也永远不可能与众不同!”

“你胡……胡——”“说”字还没出口，只觉得喉头作梗，鼻孔发酸，一蓬愤火顿时化作热辣辣的两汪——咦？这不是眼泪吗？当我意识到这点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两道泪泉进涌而出，一往无前……

主持人目瞪口呆：“怎么回事？人类已经没有眼泪了呀!”

“那就说明他不是人类!”大家起着哄，“他不是

人类!”

“不! 不!!”我声嘶力竭地抗议这种可怕的结论……

我从梦中惊醒。急忙摸一摸脸上，竟然真是湿漉漉的。额头上不湿，证明不是冷汗。屋顶也没漏雨。那么，确实是眼泪的回归?

我立刻不知所措了。刚才那激昂的情绪还没来得及冷却一下。

“我该继续生气? 还是该感到庆幸?”我问贴在床头的剧照中我扮演的那个白痴。

从人到猿

那天，我和我的女朋友心心在大街上闲逛。路过自然博物馆门前时，看到一块宣传牌上写着“从人到猿”几个大字。

“写倒过来了吧？”心心笑了。

我便随手拔出钢笔，要在牌上挖苦那写字人两句。但这时我们注意到了大字下的详细内容：

……“毛人”们长毛遍体，甚至还出现过长尾巴的婴孩，这都是一种“返祖现象”。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，让大家有机会亲自来证实一下人与猿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，您可以在这儿接受注射“返祖激素”——这是人类遗传学的最新研究成果……

“人真能变成猴子？”我来劲了，“心心，去看！”

心心拽了我一把：“你想变成猴子？”她笑盈盈地瞧着我，大概在想象我变成猴子以后是个什么

模样。

我便问她：“我要是真的变成猴子，你还爱不爱我？”

心心回答得很妙：“我爱你，但最好别变成猴子。——不过，该进去看看，满足一下好奇心吧。”

我们进了博物馆，来到那个“从人到猿”活动室。

这里面热闹极了。几个变成了猿人的男子，正排着队等待拍“猿人照”，他们的女伴则在一旁指指戳戳地笑弯了腰。

只见摄影师在那儿咋咋唬唬：“请把您的衬衫脱掉……里面的广告背心也脱掉！就这样，别不好意思，据我们考证，绝不会有穿广告衫的猿人的。”

在一片笑声中拍好了“猿人照”，这位猿人又被房间另一角的一位白大褂叫去：“到这儿来打‘复原剂’！”一针打下去，猿人的长毛纷纷褪落，他又恢复成一个毫无猴相的小伙子。没等他穿好衣服，摄影师已把立即成形的快照递到他手中。

我和心心很有兴致地旁观着，直到最后一个猿人复了原。

这时白大褂朝我嚷道：“还剩最后一针‘返祖激素’了，来吧，可别错过机会！”